

明清医案精选

[清]谢映庐●著

谢映庐医案

XIEYINGLU
YIAN

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

明清医案精选

謝

映

庐

医

案

男
清
谢映庐
甘
澍
纂辑

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谢映庐医案/(清)谢映庐著. —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0. 4

(明清医案精选)

ISBN 978—7—5478—0184—0

I . 谢... II . 谢... III . 医案—汇编—中国—清代
IV . R249.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32339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

(上海钦州南路 71 号 邮政编码 200235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

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: 7.75

字数: 129 千字

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—7—5478—0184—0/R · 53

定价: 20.00 元
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,
请向工厂联系调换

内容简介

本书又名《得心集医案》，共六卷，由谢映庐之子甘澍编纂而成，并附己之《一得集》医案共十八篇，各附于有关门下。谢映庐擅长内科，本书所治验二百五十余案，分为二十一门，大多经过他医误治失治，或久治不愈的疑难病症。每案病因、病机、辨证、立方均有详细论述，尤对伤寒、中风、癃闭、冲逆、淋浊、产后、幼科惊风等病证有独特的见解。又有述治、问答二项，主要是注重辨治某一病的理论探讨文字，分系于各有关门类的后面，可以相互启发。

本书可供中医临床医师及学习、研究中医者参考。

丛书出版说明

我社自建社以来编辑出版了一大批中医古籍,时代以明清居多。这些古籍包括经典阐微、本草、诊断、针灸经络、方书、临床各科、医案医话等多种类别。医案医话在其中虽占的比例不大,但却颇有价值,一是其中大部分为明清著名医家所著,如叶天士、吴瑭、余听鸿、费伯雄、薛生白、王旭高等,二是其理论翔实,案例丰富,方药齐备,经验独到。

这些医案又各有其特点,或案语简明而精辟,方药得当而旨深,又得名家校勘,如《未刻本叶氏医案》;或“清华而不高深,灵变而有矩规”,如《王旭高医案》;或选辑清代名家如陈学山、薛生白、缪宜亭、叶天士和徐灵胎的外证医案,论其利弊,辨其异同,文字朴实,指示恳切,如《外证医案汇编》;或案叙案评文辞优美,用药以清润平稳为主,调营治肝并重,立方选药,质朴醇真,如《孟河费氏医案》;或以何氏医家为代表的医学世家,用药法则崇尚叶派用药,善能权变,识证之精,能得病因,案语案评中肯简约,如《横泖病鸿医案》《何书田医案》……近哲章太炎先生指出:“中医之成绩,医案最著。欲求前人之经验心得,医案最有线索可寻,循此钻研,事半功



倍。”故这些医案对于中医习业者而言，在总结前人经验，研究其学术思想，提高临床疗效及升华新的理论方面，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。

由于原版书出版年代久远，要寻求此类图书甚是困难，许多学习中医者只闻书名，未尝有机会睹其真容。甚者，在旧书市场上，因其出版发行量少，版本珍贵，此类书籍已成为高价之品，束之高阁，令真正想研习中医医案之精华者望书兴叹而已。

有鉴于此，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留存、传承这些凝聚着诸位明清医家智慧与心血的医案著作，让中医后学者与爱好者更好地领略医案中运用中医理论辨证论治、遣方用药的方法以及思路与经验，我们从中甄选了 14 种医案，分为 9 个分册，作为“明清医案精选”重印，以飨广大读者。

为了使读者能够原汁原味地品鉴名家原案，我们采取尽可能保持原书原貌的原则，除对原著中少数字词错误进行一一修改、规范了文字用法与体例格式外，其他如旧制的药名、病名、医学术语、计量单位等均未改动。书中所载犀角、虎骨，根据国发(1993)39 号、卫药发(1993)59 号文，属于禁用之列，书中所述相关内容仅作文献参考，希冀读者在临证时使用相应的代用品。

我们殷切希望广大读者在参考、阅读本丛书后，对其中不足之处给予批评、指点，也请给我们予以鼓励和支持，我们将在此基础上，加倍努力地将更多、更好的中医古籍整理出来，奉献给广大读者！

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
2010 年 1 月

原出版说明

本书作者谢映庐，名星煥，清代江西南城人。家世业医，到作者是第三世。少年时曾经攻读儒书，欲应科举，因为家计困难，绝意进取，便专心钻研医学，继承先业，在当地行医四十余年，声誉卓著，歿于咸丰七年（1857）。著有《得心集医案》，兵燹后，散失了过半，经其子甘澍整编成书。

本书原名《得心集》，共六卷，即甘澍所编纂，初刻于咸丰十一年，绍兴裘吉生氏曾收入《珍本医书集成》（1936），也就是改换今名，校勘重印的底本，现在除了删去几篇不必要的序跋及核正标题外，大体上不予更革，详见原撰凡例。

作者擅长内科，本书所载治验二百五十余案，分为二十一门，大多经过他医误治失治，或久治不愈的疑难病症。又有述治、答问二项，是注重辨治某一病的理论探讨文字，仍分系于各有关门类的后面。其子甘澍的《一得集》医案，也依旧随附各门的最后，可以相互启发，更可借以了解谢氏家学议证的详密。

作者临证处治，善于探究病理，找出切合治疗原则的理论根据，往往一击而中。又不肯拘束于一家一派之中，而博采众长，作



为自己化裁运用的凭借。所以对于伤寒温热两大系诸证候的施治，绝不囿于前人成见，推而至于一切病症，汗吐下和，温凉补泻，惟其所宜。作者的积学深思，通过许多治验，而具有胆识；临大症危症而不乱，见疑难症候而毅然决定；从他的条分缕析，交代清楚的辨证论治中，可以体会出的。

作者诊察病情，以切脉所得最多。脉理微妙，最难穷究，而作者据脉叩证，推勘精细，抓到主要论点，肯定了治法或死期。例如：内伤门述治项下论王玉溪脱营失精，似癲若狂之症，诸医习于惯常，皆认为痰火闭窍的实症，作者独从脉象的浮大而软，非弦劲有力上申辨，应属内伤虚症，主张投归脾汤加味，由于未能听从，病日以重。及至再邀作者，诊得洪大已极的真脏脉，即断为不治，结果如期以死。他在答复门人询问断定这病死期的理由中，反复道来，足以阐发经旨，说明了脉学的重要性，而有它一定的理论根据。

作者治病，既明于理，而法随以定，其处方用药，则善于选用成方，到必要时才自己订立方剂，本书中列称附方的便是，但也不多。他尝说“余自幼从不肯用错杂之方”，这是就成方的如何使用而言。他认为虽遇复杂之症，如果不需要数法并用的复合方剂，不但不必使用古人错杂的成方，更何必拟订新方。这虽属作者一己的心得，但是他的熟悉方药，能任择应付，而运用自如，于此可见。

作者很重视乡先辈喻嘉言氏的医学。因此，他的治学方法，受了喻氏的影响，也从先议病后用药的主张发展的。就本书的内容和体例，可以看出有着《寓意草》的遗意。着重议病而识病，是掌握祖国医学理论运用于临床的主要关键，今天值得提倡的，也是重印本书的希望。不过仅凭理论，而察病不深，每易流于粗疏从事，如本书霍乱门傅兼金孙儿木邪克土之症，作者也不自讳饰之类，是在善读者的加意及之了。

序



医之道，玄矣哉。自神农氏尝百草以与斯道，后之宗岐黄者千百家，而得其传以不朽者盖数十人，医学之难，自古然矣。顾近代聪明之士，苟心通其意，每得其不传之绪，出所学以活人，且有非古成法所能拘者，世固时有其人，而医学之传，亦时赖其人以不绝于世。善夫，明喻子嘉言之自名其书，有曰《寓意草》者，盖亦本乎医者意之说也，喻子真善言医者矣。我盱南映庐谢先生，少业儒，以贫故弃学肆力于医，遂通其术，其治病无常法，方投辄应，暇时则又取所治之已效于世者，具书于册，名曰《得心集》。先生之心，盖欲以医一时者医天下后世矣，今夫学问之道公天下者也。而世之一二善诗能文之士，往往私其所学，家有传书，非其子弟不得观焉。降而至于方技术数者流，苟能神明其法，终将秘之不以授人。而先生独以活人之具为人言之，且著为成书以示天下，视世之私其子弟秘不示人者，相去何远也。先生季子甘澍，能读父书，克世其业，惧先生之书泯灭不传，亟为别类分门，授诸梓人，甘澍可谓善继先人之志，而克述其事者矣。书成嘱序于予。予惟世之览是编者，得先



生以意医人之法，推而广之，知医之不尽可以成法拘也，则读先生之《得心集》，即以为明喻子之《寓意草》也可。

金谿世愚姪趙承恩謹撰

凡例

伤寒 伤寒治法，乃医家第一着工夫。溯前贤诸案，各症备集，独于伤寒症验，多从简略，大抵忽于初起，淆于变症。案中分门别类，凡由外感而起，或误治传经，及兼挟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六气之不同者，悉列卷一伤寒门。实遵《证治准绳》之例，非敢妄为创也。

虚寒 案中有真元不足，阴寒直中，状如伤寒，误表亡阳，疑于白虎症者，用表里先后救援缓急诸法取效，是为虚寒专症，故特标虚寒门。

内伤 案中治虚损不复，喘咳、痰鸣、气促、泄泻、不寐等症，按此皆属五脏虚损，与六腑无涉，自应列入内伤。其有阴阳不和，水亏木郁，偏寒偏热，发作如疟者，亦由心肾亏损，同列内伤。至若燥气焚金，五心潮热，悉本嘉言秋燥论治法，兼参内经肾恶燥、母病而子失养之旨，似又于东垣法外，另施手眼，缘病在肺肾二脏。故亦列内伤门。

痿证 瘫躄一症，《内经》论之详矣。首言因于湿，首如裹（头目昏重，如物裹之），湿热不攘，大筋软短，小筋弛长，软短为拘，弛



长为痿。次言肺热叶焦，则皮毛虚弱，急薄着则生痿躯也（注云：肺主皮毛，传精布气，肺叶热焦，则不能输精于皮毛，故虚弱。急薄皮肤燥着，而痿躯不能行，犹木皮剥不能行津液于枝干而枯也）。又曰：筋膜干，则筋急而挛，发为筋痿。下言治法，独取阳明，以阳明为五脏六腑之海，主润宗筋，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。由此合观，肺焦固生痿躯，而湿热不攘亦生痿躯。至于筋急拘挛之形，虽与痿躯驰长稍异，而筋受热伤则一也。今案中治验痿躯拘挛诸症，悉从阳胜阴伤、燥气焚金、热盛筋急之旨治之。更有风热内蕴、表里交迫之症，则仿用河间之法。至若阳痿不起，或缩不伸，则从独阳不生，及肝胆内郁，筋急而挛，按法施治，更参乙癸同乡之义，以收全效。似于痿躯拘挛之治，无遗蕴矣（阳寒阳缩见虚寒门）。另附门人问答，是又案中法外之法，当参阅之。

中风 按中风症诸书咸列首卷，盖风为百病之长。而中风原有真中、类中之分，经络、脏腑、气血之别，故治有浅深次第之殊，法有攻风、劫痰、润燥、理气之异，大抵见症百无一同，治法因人而施。总之经络素虚，风乘虚入也。案中风邪在上，卒然牙关紧闭者，为中风本门。其偏头风痛，脑鸣肢痺，及肠风瘲厥，血虚风袭，筋脉抽搐之治者，为虚风与肝风为患者，附列本门。

风火 案中治牙紧唇肿，咽喉壅塞，以及缠喉风之最急者，悉遵经旨火郁发之、甘以缓之之义。其或仓卒之际，汤药不及，用探吐法治之，然后斟酌处方，无非使风邪外达，不致内留为患，故统列风火门。

痰饮 痰饮之辨，仲景创论于前，嘉言阐发于后，愚窃谓昔贤以悬饮、支饮、溢饮为端绪，究未若以内饮、外饮为纲纪也。观大小青龙、半夏、苓桂甘术、肾气等方，实为治内外二饮大法。大抵痰饮之萌，由于中焦不运，脾肾为患者居多，如木郁则土不生，火衰则水

泛溢，中州泥泞，为痰为壅，聚于肺胃，为咳为呕，流于经络，为疼为痛，可由涌吐而治者为外饮，可由攻涤而治者为内饮。案中牙关紧闭，壅塞咽喉者，引之吐之，搜之逐之，治外饮法也。流注经络，肩臂疼痛者，攻之刮之，泄之下之，治内饮法也。又有脾阳不运，阴浊潜踞，用益阳消阴之法治之者，附列焉。

便闭 二便不通之症，古人有下不嫌迟之说，恐误下也。今案中治验，发前人未发者固多，阐轩岐底蕴者亦复不少。如治男子腹胀拒食、二便不通，诸医束手，先君独于伤寒门中，触悟妇人外感传经热邪，经水适来，热邪既可乘虚而入，则男子内伤湿热，连值房劳，湿热亦可乘虚而入，旁通曲喻，揣摩入神。此外如阴气弥漫，三焦窒塞，用枳实理中以导之，术桂复剂以通之。胃腑冷积，呕吐呃逆，用景岳赤金豆，热以攻之，温以化之。膀胱湿热，用滋肾丸，寒以清之，辛以通之。脾阳不运，胸腹胀满，用枳朴理中以疏之，半硫丸以消之。冷积阻碍，势成关格，用姜附通阳，硝黄泄浊，更加草乌、皂角为之向导。种种治法，悉遵《内经》治胜复大旨，而神明其用焉。

癃闭 案中治小便不通，少腹胀急，有因湿热内蓄，膀胱气阻，用东垣滋肾法，取知柏泻内蓄湿热，肉桂通膀胱壅气而化之者。有独阳不生，腰腹胀痛，用六味地黄合滋肾丸作汤，滋阴而化之者。外仍用熨法摩法，通中以消之。又有木郁不疏，举东垣升阳法，用六君子汤加升麻、防风而化之者。同一癃闭，而治不一法，医道之不可拘滞如此：更有述治，详列于后。

吐泻 吐泻一症，责之脾胃，理固然也，治之不善，安危反掌，惟能窥其六淫之兼并，脏腑之寒热，则治之之法，思过半矣。案中治吐泻胸胀，有从《内经》胃寒肠热之旨，则用连理汤及半夏泻心汤诸法。土虚木乘，面白飧泄，则仿古人培土必先制木之法。更有暴



吐泄泻、厥逆无脉者，则从肾为胃关，用白通汤加猪胆汁，反佐通阳之法，较诸安脾理胃，不大相悬殊乎。又治下痢不以红白评寒热，而于营卫议虚实，以营主血、卫主气，红属血、白属气也，营卫不固者，先建立中气。脾胃虚寒者，理中焦之阳。俾脾胃有权，阳气乃运，庶气血各守其乡。其积热下痢，又有黄连解毒丸、六一散之治，附列本门。

冲逆 自下冲上之症也，如噎膈拒食，噫嗳呕呃，气急冲咽等类，有因七情起者，肝火僭越者，痰火上攻者，又有阴火上干清道，阴浊上泛咽喉，及肺气不降，与七情郁结诸症，俱列本门。总之此症，其冲也皆逆，惟逆也故冲，察其因乘其机而消息之，遵经旨而仍出以心裁耳。

肿胀 此症考诸古治，无非开鬼门、洁净府、除陈莝三大法门，喻嘉言增谓培养、招纳二法，而亦不外补养、升举两端，后人仿用得宜，可应无穷之变。案中肺气壅遏，周身尽肿，是为表实，实者自宜疏降。营卫不行，六淫内陷，是为表虚，虚者自宜升举。若夫脾肾阳虚，则专一补火生土。脾虚肺壅，肾囊如斗，则兼固本除标。更有病机变幻，如面跗庞然壅、害于言者，则从风中廉泉，肾水泛溢而治。因病立方，随手取效。至于高者平之，坚者削之，是又案中常法，未可殚述也。

疟症 案中治寒热往来，或独寒无热，或独热无寒，以及阳维为病，病若寒热。或元气不足，脾阳困惫，阴阳不和，亦恒偏寒偏热按期而至者。治虽不同，皆可以疟症统之。更有淫气喘急，痹聚在肺，见为寒热往来者，并列焉。

头痛 考三阳三阴，惟厥阴有头痛、无身热，太阴少阴无头痛、有身热，若头痛身热则属三阳经矣。阴阳既辨，主治各有所当，古法森然，乌可混施。只以兼挟不同，内因非一，审症用药，权变在

人。案中中虚气乏，清阳不升者，则仿东垣法以升之。痰火实热上攻清道者，则仿王隐君滚痰丸，仲景小承气、大柴胡及竹叶石膏等方，而从经旨上病下取之义。至若阴虚头痛，水亏火炎，肝木震动者，则用叶氏养肝息风、滋阴潜阳诸法。要皆头痛本症，不越内外二因。案仅数症，而治之大旨，尽在中矣。

诸痛 案中凡治各症，惟痛症最繁，如手足、肩臂、肘膝、腰胁、心腹，以及疝气为患者，症皆属痛，故列诸痛门。其妇人因产患、癥瘕等类而痛者，另列入产后。

淋浊 淋浊一症，方书诸罕确论。余于辛酉秋避乱后，曾患是疾，茎中热痛，如刀刺剔，溲溺仍清，惟窍端时流白浊，淋沥不断，腿缝间有核作痛，或牵引睾丸，溺时艰涩不堪。推原其故，精溺本同门异路，原浊流管中，逗留其间，溲溺直趋而下，故并道相迫而痛，观于溺出四射，足为明征。治之者若专以利水之剂杂投不已，必至增剧，盖败精腐浊，因劳役而成者，十居六七，脾虚下陷，湿热下注者，十仅三四，主治不越升清、祛浊、清热、利湿诸法，所谓澄其源、流自清耳。今案中治败精阻窍者，则仿古人制虎杖汤意（虎杖汤：牛膝、麝香），用宣通窍隧、逐瘀祛腐之品。其热结肝经，阴器肿胀，溺则号痛不已者，必下血乃愈，直用龙胆泻肝之法。昔叶天士论厥阴内患，少腹绕前阴如刺，小水涓沥难通，环阴之络脉皆痹，气化之机关将息，其症最急，曾引朱南阳法，用归、桂、金铃、小茴通阳泄急，佐入蓖白、鼠矢循经入络，实发前人未发奥旨，足与是案互相发明，岂执用五苓、八正散者，可同日语哉。

杂症 是门特就案中治上下内外各症列之，与内因七情，外因六气，不内外因之伤食跌仆，确有区别。如上则目盲不见，因火衰者，以暖命门治之。其精华不注，虚火上炎，则又用甘温泻火之法。阴火上冲，咽喉肿痛，则仿喻嘉言偷关之法。下则腹中绞痛，下利



白脓，是为肠痈，故用托里排脓之法。内则时饥嘈杂，见为胃强脾弱，用扶脾抑胃之法。外则颈项生疽，日久浮烂，由于虚火内灼，遵经旨营气不行，逆于肉之条理，用归脾加减法。更有唇口腐烂，则从虫蚀其肛，用椒梅、理中之类。症难统同，治非一律，故以杂症分门。

产后 案中治妇人产后五更泄泻，崩漏不止，阴菌下坠，前后二阴诸疾，专以固奇经八脉为纲纪，或腹中胀痛，血寒凝泣，交骨未缝，寒入阴中，厥阴中寒，呕吐胁痛，中虚血寒，夜热咳嗽，津液内涸，口渴自汗，潮热腹痛，口舌浮烂，妄见妄言，诸症悉分虚实寒热，酌治取效。缘皆起于产后，故概列入产后。

痉癓 案中分痉厥、癓厥二门，以大小男妇为区别。缘小儿体气孱弱，血脉未充，筋骨柔脆，易感六淫之邪，为患最速。以手足抽搐，角弓反张为痉。四肢逆冷为厥。太阳中风，亦可类推。若方脉男妇，有七情之郁结，六淫之兼并，血气之盛衰，由来之暴渐，与夫产后血虚，及厥阴肝邪为患，四肢僵痹，不省人事者，皆为癓厥。

小儿 小儿体气稚弱，易于变幻，只凭望色审症，处治尤难。今案中治验小儿诸症，因伤寒传经误治变痉者固多，而烦渴吐泻霍乱慢脾者，端绪种种，亦复不一而足，及消渴、哮喘、目盲、啼哭等类，汇列卷六，特标小儿门，以便查阅。

谨按先君治验诸案，既分二十又一门，尚有述治、答问二类，可与某门某案相发明者，附列某门某案之后，而标述治、答问字样别之。又男澍管见数十余案，有可附载某门，亦标“一得集”三字、低一格载于某门之末，非敢自炫，凛庭训也。

男 甘澍谨识

目 录



卷一

1

伤寒门	2	夏伤于暑	14
阳症似阴	2	温热传变	15
误下呕泄	3	咳嗽失血	17
误下胀满	4	温热不治	19
误治传经	5	述治	21
阳邪入里	6	《一得集》	22
失表发黄	7	阳症似阴	22
阴阳易症	8	水气头汗	24
汗不得法	9	伤暑自汗	25
风湿相搏	10		
湿热内攻	10	中风门虚风、肝风附	27
同病异治	11	牙紧舌胀	27
风温答问附	12	牙紧咽肿	29